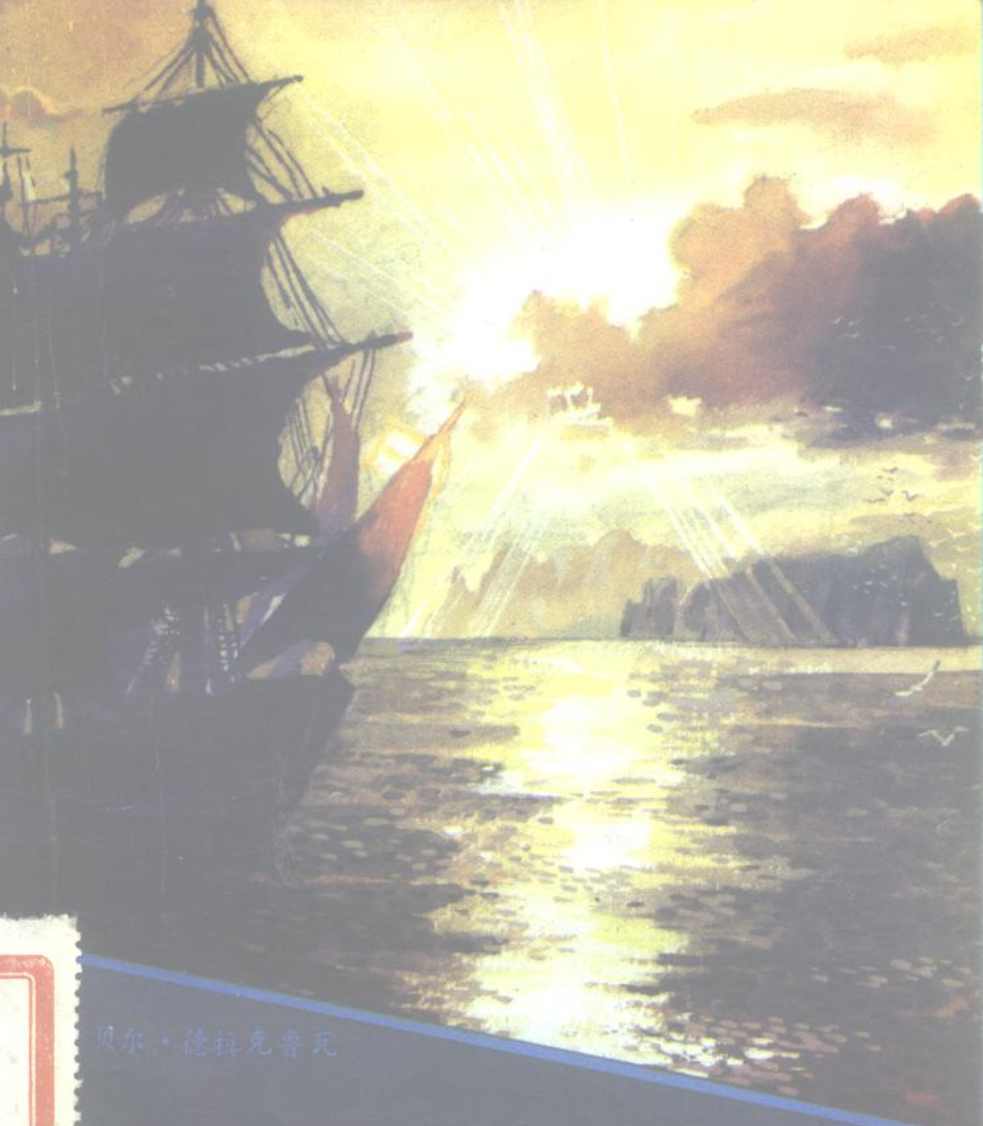




贝尔·德拉克鲁瓦

海島之謎

海洋出版社

K91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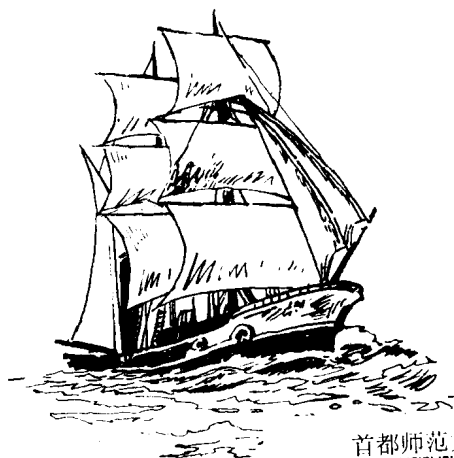
海 岛 之 谜

[法] 罗贝尔·德拉克鲁瓦 著

曾宪源 译

向奎观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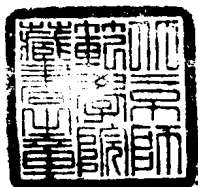
059.5/05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0093



海 洋 出 版 社

1982年·北京

880093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根据法国作家罗贝尔·德拉克鲁瓦的作品编译而成的。全书以神秘的海岛为背景，描绘了好学的法国少年帕皮诺在一次航海中，趣味盎然、引人入胜的曲折离奇的经历；揭示了海岛所特有的诱人魅力及变幻莫测的奥秘。尤其那异国的风情，土著人的习俗更能开拓人们的视野，增加新的情趣！

全书文字清新，流畅，图文并茂，是一本知识性和文学性较好的海洋科普读物。

海 岛 之 谜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5,000

1982年7月第1版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12193·0142

定价：0.47元

写在前面的话

在浩瀚的海洋里，无数岛屿星罗棋布，其中一些岛屿的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有的是因为岛上曾经发生过离奇的事件；有的是由于它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具有诱人的魅力。在这些岛屿中有出没无常的幽灵岛、充满悲剧的血腥岛、太阳返照的幻岛、囚禁政敌的流放岛。还有宝藏岛、天堂岛、地狱岛以及海上遇难者期待得救的避难岛等。

迷人的海岛就像一条船，它是一种象征，它孕育着人类心灵深处的一切愿望，比如幸福、理想的生活、新生、自由、爱情……。正是这些美好的东西激励着人们去进行离奇的冒险。

岛屿是一把灵巧的钥匙，它能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因此，我们如果登上岛屿就等于跨入了一个神秘、未知的天地。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海岛的奥秘..... (1)

真正的鲁宾逊..... (9)

无冕国王和隐藏的珍宝..... (29)

幽灵岛..... (49)

影子岛..... (60)

新法兰西岛..... (67)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亚当、夏娃和撒旦..... (80)

神秘的失踪..... (100)

海 岛 的 奥 秘

1936年5月的一个夜晚，皎洁的月光映照着一一条正在行驶的“联盟”号帆船。它刚刚驶离西贡，正准备开往菲律宾装运干椰仁。

这是一条新的三桅帆船，不过它的首航很不顺利。先是在爪哇海勿里洞岛的浅滩上搁浅。后来，到了西贡又被一阵急骤的风暴刮到河岸上。这么一来，船上有一些船员被这接二连三的意外遭遇弄得心神不定，心里不断地嘀咕，他们真不知道在返抵法国之前，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怪事哩！

船在夏夜的海面上航行。海水轻轻地拍打着船舷，发出了单调的哗哗声，四周静悄悄的，仿佛整个世界都已进入了梦乡。

“正前方，有一个岛！”吊架上瞭望水手的一声呼叫，突然惊动了所有的值班人员。

“天晓得，他大概是在做梦吧！我们离海岸已经有250海里了。”正在值班的二副一边拿起望远镜，一边叨咕着。

“可不！”他看了一会儿又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于是，他吩咐把吊架上的水手叫来。

“我向您保证，二副，我是看见我们的正前方有一个岛，”吊架上的水手重复地说道。

“你不知道最近的陆地离我们也有250海里远吗？”

水手不敢辩白，他不再坚持，正打算返回自己的岗位，

可是二副又叫住了他。

“不要走，就呆在这儿！你也许看花了眼吧！”说完，二副派了另一个人替换他的工作。

“联盟”号又回到了寂静之中，除了二副偶而发出校正航向的口令外，只听得见桅侧绳索的唿哨，滑轮的吱嘎作响以及桅桁的呜咽。

约莫二十分钟过去了。二副重新拿起了望远镜，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接着又回到了驾驶室的右侧，他总是习惯呆在那个角落里。平时只有当他抽着烟斗悠闲地踱步时，他才会离开这个地方。他刚把背靠在微微颤抖的栏杆上，从吊架那一端又传来了一声喊叫：

“正前方有一个岛！”

船员们本能地转过头。他们没有看海面，而是盯着二副，观察着他的反应，同时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事正威胁着他们。海员们又一次听见了这喊声，可按理说是不该发生的，因为地图上并没有标明这一片海域上有任何岛屿。

“二副，这可能是一种幻景吧！”一位水手胆怯地说。

“上桅杆，快！看你是不是也……”

这也许是一个幻景，也可能是一个没有桅灯的船影，或者是随波飘流的沉船，或者……船员们都神情紧张地猜想

着。“正前方有一个岛！”从桅杆上又传来了同样的喊声。惶恐的舵手猛转了一下舵，船也随之往右倾斜着。

二副把望远镜紧贴着眼眶，似乎这样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一个岛……一个岛……这三个字在他头脑里跳跃，向他挑战，向他嘲笑：“好啊！你不相信，那么，现在请看吧！”

你还说什么？”

二副转过身来，“联盟”号的苏纳斯船长已来到他背后。他制服上的扣子还没有完全扣上，大盖帽压在蓬乱的头发上，脸上还带着惺松的睡意。

“船长，这是……我认为这是……”

“快说吧！”

二副不再迟疑了，他脱口而出，好像说了一句蠢话似的。
“一个岛，船长……”

苏纳斯夺过他的望远镜。他脸上的肌肉似乎在抽搐，扶在黄铜栏杆上的手也攥紧了。

“现在我们离岸250海里，您认为还可能发现一个岛屿吗？不可能，是不是？我曾想过这是一种幻景，要不就是航道的差错。也许罗经失灵……。”二副说得很快，似乎他想让人忘掉他刚才说的那句蠢话。

苏纳斯突然打断他滔滔不绝的唠叨。

“我们的航向完全正确。天气这样晴朗，我不相信会出现什么幻景。不错，这确实是一个岛。”

“这真把我弄糊涂了！”二副低声抱怨地说。

苏纳斯耸了耸肩膀。现在已不是猜疑的问题，他已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岛。当前，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一距离只有几海里的地方使船避免发生事故。他命令舵手左舵90度，然后招呼船员准备收帆。

“是一座由火山爆发造成的小岛吗？”二副问。

“我也这样想过，”苏纳斯说，“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是不会有树的。”

这时全船的人都惊醒了。人们欠着身子伏在右舷的栏杆

上注视着前方，朦胧的夜色映衬着摇曳的树枝。眼前出现的事，就犹如梦境一般。

沿着船边传来了一阵低声絮叨的声音：“一个岛……你看见了么？……一个岛……你知道它的名字么？”甲板上的细语更衬托出舰楼上的寂静。船长和水手们都无法解开这个从海洋深处涌现出来的谜。

此时，船的方位准确无误，罗经、测速仪工作正常，人们赶快查阅了《航海须知》，在那上面根本就没有记载这片海域有过任何岛屿。而且每年都有几百条帆船、汽船行驶在这条航线上，它们之中也从来没有一条船发现过陆地。

然而现在，黑色的庞然大物就在眼前，而且很近，一点也没有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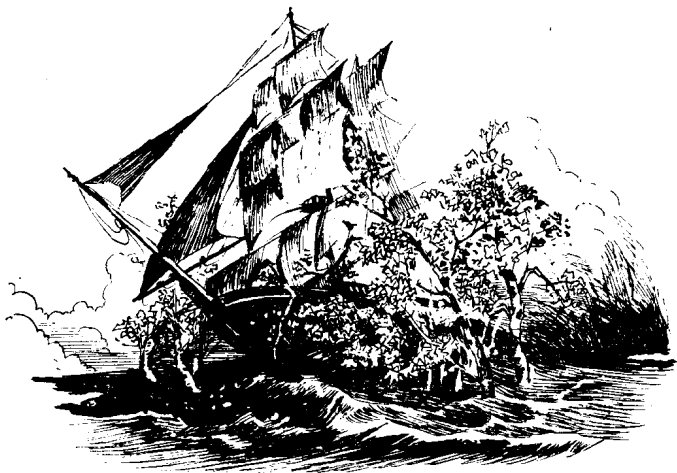
船员们又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这沉默里孕育着由于面临不寻常事件的威胁而产生的惊慌。人们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忽然前面的岛屿不见了，不一会却在船的另一侧出现了。

“又一个岛屿！”苏纳斯苦笑地说：“我们该不是闯进了一个幽灵群岛吧！”他和他的助手们紧张地观察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如同墨色幕布般的阴影。

蓦地一声巨响，全船剧烈地震荡起来，眼前的黑幕唰地一声绽开了。紧接着船体肋骨发出了吱嘎嘎的声响，桅桁和缆绳互相扭结着，传出一阵阵断裂声。这其中还夹杂着一种从未听见过的、象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刺耳的生物尖叫声。“联盟”号终于这样仓促地进入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异之中。

三桅船还在缓缓摇摆地移动着，突然在它的甲板边上竖

立起一棵树，旋即哗啦一声倒在船首。同时另一棵树又在前桅旁竖立起来，树叶飒飒作响，甲板上到处是土。断裂的树枝、树皮和树脂的气味与海风混杂在一起，使人感觉到似乎在海洋中出现了一片森林。



苏纳斯本能地命令右转舵，但船头却突然一下翘起十来米高，“嘎”的一下停住了。

惊愕的船员们都吓瘫了，他们痴呆地看着倒在甲板上的树干、挂在桅侧支索上的树枝和翘起的船头。很显然，船搁浅了。

黑暗降临了。长夜漫漫，充满了焦虑。船员们都无法入睡，他们在甲板上来回踱步，在船舱里低语交谈。

这条倒霉的船又经历了一次令人不安的撕裂，船体的模样也变得叫人讨厌了，就连那舷侧不断发出的流水声，也叫人心烦意乱。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朝阳终于跃出了大海。可是，光明不仅没有使船员们的心情舒展开来，反而更加重了他们的不安。因为冷酷的现实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大洋上确实有两个神秘的小岛，三桅船就在其中的一个岛上搁浅了。而另一个小岛大约只有150米长，却奇怪地、孤单地嵌在一块直插海底的笔直礁石上。

好在船的损失并不严重，苏纳斯吩咐放两条小船下水，从尾部拉船脱浅。于是，大伙随着鼓劲的号子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拉，缆索被绷得紧紧的，然而船头还是嵌在那里一动不动。

太阳冉冉升起，海风徐徐吹来。苏纳斯不放过每一阵风的时机，顺风使劲拉船，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船头总算滑动了一米，船员们发出了胜利的叫喊，小船上的人更加奋力划桨。

午后，阴沉的天空把大海变成了铅灰色。“联盟”号终于脱浅了！在它缓慢地驶离时，两个小岛也渐渐地在海面上消失了。

这一场意想不到的险恶遭遇，使全船的人都胆颤心惊，奋战了大半天，已筋疲力尽，疲惫不堪。有的人满腹牢骚，有的人沉默不语。人们琢磨是否还会有更大的不幸降临呢？可是，有一个人却例外。他就是见习水手帕皮诺。他始终兴奋极了，好奇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心里感到一阵阵高兴。他觉得这对于他认识海洋是多么宝贵、多么生动的一课啊！

帕皮诺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雷恩市一位法官的家里。他的父亲在幼年时期极为聪颖。八岁入学，特别喜欢数学，诗歌与哲学，并总是躲开同龄少年的一切娱乐活动，独自研读自己喜爱的书籍。出于他对旅游的嗜好，对数学的好

奇、还有某种好动的天性，他曾作为志愿军先后到过荷兰、德国。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一心想科学哲学问题，观察各种人的活动，把那些在他思想里翻腾的、但未成熟的思维记录下来。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德国、瑞典、丹麦和荷兰。他把旅行作为一种手段，通过亲自考察获得第一手材料，逐步积累知识、丰富头脑。不幸他在一次旅途中遇难，在帕皮诺七岁时就去世了。帕皮诺的母亲带着他来到南特的叔父家里。母亲是一位善良温存、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然而她却尽量地督促帕皮诺学习。她不懂拉丁文，但她仍然每晚陪着儿子，听他朗读诗歌与课文。帕皮诺记得父亲曾经对他讲过：他的一位祖先因为同意由低级生物演进到高级生物的观点，并论证了人和猿猴的亲缘关系，被当时极为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判刑，于1619年被人用钳子将舌头拉出来之后在图卢兹活活地烧死了，从而为捍卫科学知识献出了生命。



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教育及其熏陶影响之下，帕皮诺从小也养成了强烈渴求知识的性格。他认为能够获得知识就是最大的享受，哪怕是要付出某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他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多次要求他的叔父——“联盟”号上的二副——允许他来参加这次远航的。

“联盟”号刚一抵达菲律宾，船长苏纳斯就向有关方面报

告了他亲身经历的这次奇遇。水道测量局的人听了以后说，在这个海域里从来也没有发现过岛屿。其他帆船的水手们也以取乐和怀疑的态度来聆听“联盟”号上水手们的叙谈。显然，大家都认为这是“联盟”号的集体错觉。

苏纳斯不想与他们争辩。他决定在返回时再寻找这两个岛屿，然后记下它们的准确位置。开船后两天，按理应该见到来时搁浅的岛了，他却什么也没有看到。“联盟”号在无边的海洋上，整整转了六个小时，还是一无所获。岛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苏纳斯虽然有解开这个谜的愿望，但他不能耽搁太久，也不能改变航线，只得十分遗憾地继续往南航行。

听说从前有一个水文测量代表团在中国海岸附近的海域，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奇遇。可当时人们也认为那是一次集体的幻觉。

真是集体的幻觉吗？实际不是。

人们只要注意观察，在满潮的季节里就会看到海水经常夺去一片一片的土地，其中有些就形成了真正的小岛。在这些由粘土和泥沙构成的小岛上常常生长着大树和小灌木。小岛被大风和激流卷入深海后，碰上海底突出的岩石，小岛就固定下来了。使“联盟”号的船员们如此惊恐的正是这种岛屿中的两个小岛。

真正的鲁宾逊

“联盟”号满载菲律宾的干椰仁在辽阔的太平洋上航行了七天。这一次同它在东南亚的厄运相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一天，它驶进了智利沿岸的胡安·斐南德斯群岛的马萨·福埃拉岛。岛上好一派葱绿的景色，有自然形成的岩洞，瀑布从岩石斜坡上奔泻而下，深邃的小湾里温和宜人。智利人很早就把这儿当作一个吸引游人的风景区。

苏纳斯船长看了一下航行日志，由于前几天少有的好天气，使“联盟”号赢得了一些时间。他把二副叫到面前，宣布“联盟”号在马萨·福埃拉岛停靠两天。

“联盟”号在离岛约200米的地方抛了锚。这时俯身靠着舷墙的船员们看见一个木筏从岸边向他们驶来。木筏上站着一个披着兽皮的男人和一个牵着一只山羊的少年。船员们见到了这一情景顿时发出一阵哄笑、多么怪诞古朴的装束呀！但同时，它却又把人带进了海岛的传奇之中，使人充满了对海岛的憧憬。

正是为了招引游客，披着兽皮的人才划着木筏，驶向每一条来到这儿的航船。木筏上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就是鲁宾逊·克鲁兹的化身。他的出现为胡安·斐南德斯群岛增添了神秘诱人的色彩。这些“鲁宾逊的化身”都是些出色的导游者。他们在伴随游客们浏览这里的迷人景色时，能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有关海岛的神奇有趣、引人入胜的故事。

“联盟”号的二副带着17岁的侄子帕皮诺兴致勃勃地上了岸，他们找到了一位“鲁宾逊的化身”，同他合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请他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先生们”！‘鲁宾逊的化身’说，“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讲上三天三夜。你们肯定知道《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吧，但是，你们可能并不知道小说的主人翁是借鉴于谁的事迹。书中提到的岛也不在太平洋，而是在南大西洋的奥里诺科河河口”。

帕皮诺从一开始接触这个奇装异服的人，就产生了疑问。不等那人说完，他就插问道：“先生！鲁宾逊同胡安·斐南德斯群岛究竟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你们这儿有这么多‘鲁宾逊的化身’呢？”

那人一听，脸上露出了微笑，于是开始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

大约在200多年以前，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塞尔科克的苏格兰籍海员在伦敦出版了一本书，记述他自己独自在一个岛上生活了四年零四个月的故事。当时曾经轰动一时。而书中的那个岛就是马萨·福埃拉岛。

亚历山大·塞尔科克的这段经历引起了六十岁的英国作家丹尼尔·迪福的极大兴趣。迪福是一位著名的抨击文章的作者和新闻记者。他曾经与斯图亚特王朝和英国圣公会有过争执。后来他藏匿在乡下时，经济上的拮据迫使他产生了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他从塞尔科克的真实故事中得到启发，废寝忘食地撰写了《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并于1719年正式出版了。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借鉴的正是塞尔科克的真实

经历。

那是在1704年2月8日，一条小艇离开了由托马斯·斯特拉德林指挥的“五港”号，向着马萨·福埃拉岛划去。艇上只有一个人，这就是“五港”号的水手长亚历山大·塞尔科克。他随身带了几件衣服，一个床垫，一支枪连同一点弹药，还有一些工具、餐具和几本书。

小艇划出不远，绕了半圈又朝轮船划了回来。

“你忘带什么东西了吗？”斯特拉德林在船上问。

“不！我要回船上去。”塞尔科克说。

“那可不行，伙计！既然你决定上岛，那么你就去吧！留在那儿好。”

原来斯特拉德林和塞尔科克经常互相争吵，关系一直很紧张。一天，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激烈的争吵之后，斯特拉德林对水手长大发脾气，并说再不需要他驾驶船了。塞尔科克也不示弱，说他再也不愿和这样的船长呆在一起了。一气之下，塞尔科克决定在马萨·福埃拉岛上岸。

塞尔科克原以为他这个决定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这个群岛经常被英国和西班牙航海者们当作基地。他想在短期内再上一条别的船是不会有困难的。

但是，在他乘小艇离开了“五港”号之后，一种意外的惊恐向他袭来。一想到要在一个荒凉的岛上去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不禁全身颤抖起来。同时他还觉得只身离开航船，总有点像开小差，因而他决定还是回到船上去。然而，斯特拉德林却坚持要他上岛。他也知道船长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他只得重新拿起桨，慢慢地向岸边划去。

马萨·福埃拉岛倒不是一个寸草不生，使人难以生存下

去的荒岛。山羊、虾、鱼和许多可以吃的植物为塞尔科克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因此，这位苏格兰海员的悲惨遭遇不是饥渴，而是孤独。孤独就像一个幽灵时刻不停地、死死地纠缠着他。四周寂静得可怕，仿佛只要他一闭眼，一种想像不到的危险就会向他猛扑过来。他不敢睡觉，除非是困乏极了，他才睡一会儿。醒来后，他就拼命地干活。他搭起了一间简陋的草屋，每天都去猎取山羊。他有时用枪打，当子弹用尽时，他甚至奔跑追捕。弄到食物后，他就点燃火做饭。可是，一旦停止了这些活计，就像毒性发作一样，凄凉感又重新向他扑了过来。

塞尔科克被一个唯一的希望支撑着，那就是希望荡皮埃船长的“圣乔治”号能来到这个小岛。因为这条船同“五港”号是同时从英国起航的。日复一日，小岛周围的海面上始终是空荡荡的，塞尔科克整日地眺望，可什么也没有发现。这种徒劳的等待折磨着塞尔科克的意志，痛苦和失望几次迫使他决定永远背向大海。

有时他走进草屋，经常捧起《圣经》，高声地祈祷或唱圣诗。在这孤独的时刻，他变成了一个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

连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甚至不知道将来是否还会这样。不过，此时他只有听到自己的祈祷声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塞尔科克在荒岛上仅有的伴侣，就是曾经停靠过胡安·斐南德斯群岛的船员们遗弃下来的那些

